



華埠公平發展會

跟我們聯繫！

www.ccedla.org

ccedchinatown@gmail.com

213-986-8887

facebook.com/ccedla

@ccedla

社區作主，相互照顧：新冠疫情中洛城華埠的互助工作

作者: Milly Chi

在加州，七月是自疫情爆發以來最致命的一個月。華埠公平發展會(CCED)的組織者Isabella McShane與Oscar Ho在自己家的廚房裡為華埠的老年人與家庭燒飯煮菜。他們每週烹飪上百份熱餐，經由志願者發放給有需要的華埠居民。



當洛杉磯市政府未能兌現為老年人提供熱餐與防疫資源的承諾時，CCED與東南亞社區聯盟(SEACA)決定親自採取行動。他們聯合起來，為我們的社區提供互助資源。

“互助”意味著團結，而非慈善。互助工作不是以捐款為基礎的單向捐助——在那種傳統模式之下，唯有擁有資源的個體與單位才有能力奉獻。在互助工作中，每個社區成員都為我們的集體安康做出貢獻，每個人都必不可少。

歷史上講，華埠為了獲得今天的每一項政府資源都需要竭力奮鬥。這場疫情加劇了政府體制的每一個失敗的方面。新冠病毒對我們的年長或殘障的移民居民、低薪工作者與傳統商家造成了嚴重的衝擊——他們有的“被休假”，有的需要醫療服務，有的甚至無法出門買菜。華埠最後一家全方位服務的雜貨店關門倒閉；壞房東、政客與地產

開發商拒絕取消房租；由新冠病毒誘發的反華情緒導致華埠的遊客與顧客寥寥無幾——在這項危機面前，CCED的互助工作象徵著我們社區的關照力，行動力與自治力。

Isabella說：“當你還在為食物、日用品與房租而擔憂的時候，怎麼能專心為自己的家而奮鬥呢？”

當華埠最受威脅的老年人無法出門購買所需的雜貨與食物時，CCED就為他們遞送了新鮮的蔬菜和做好的熱餐。當華埠的家庭買不到清潔用品時，CCED就協調起來批量訂購了清潔用品遞送給他們。

直至2021年1月，CCED遞送了合計4786份熱餐。另外，我們組裝並發送了2331個護理包與1321袋新鮮蔬菜。在十個月的時間裡，這項集體行動協助了超過120個家庭與超過500名社區成員。

這項工作是因為我們義工們不知疲倦的勞動才成為可能。洛城華埠互助義工網絡現有超過100名社區成員。隨著時間、信任與社區建設的發展，我們的義工網絡也會繼續成長。CCED的委員會領袖們與“活力二人組”Sophat Phea和Isabella McShane是我們在CCED與SEACA之間的主要聯繫人。

在疫情早期，義工們專注於採購與發放個人防護裝備(PPE)。後來他們將注意力轉於每週烹製並遞送熱餐與回應社區成員的個人需求。我們的許多義工也是熱餐廚師，在自己家的廚房裡為老年人做亞洲菜。一路以來，CCED和SEACA加強了我們與Off Their Plate, 美華公司(American China Co.), 餘華市場, 亞太島民前進運動(APIFM), 亞裔美國人支持住房與環境正義(Asian Americans for Housing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等諸多傳統生意與同盟組織的合作。

Sophat與Isabella的指導方針就是：互助工作不僅是物質性的。他們說：“互助工作是有策略性的長期組織。”由5個租戶協會組成，代表超過200個家庭的全華埠租戶聯盟(ACTU)進來的發展就是義工們辛勤工作的檢證。互助護理包中有時會包含傳單、會議信息與翻譯成多種語言的資源，以服務於華埠跨世代，多種族的社區。

Sophat說：“如果沒有互助遞送，我們就不會能與住戶們保持像現在這麼緊密的聯繫。”

據Sophat說，互助工作擴展了他對草根組織與CCED的力量的認識。他自CCED成立以來就一直是我們的成員，至今已經在此工作8年了。政府的援助項目在疫情開始3個月之後就停止了。儘管我們是一個全部由義工組成的草根組織，CCED的遞送延續至今，從未間斷。

Isabella和Sophat告訴我們，他們最大的挑戰是在平衡有限資源，調整義工能力與時刻關注疫情的同時，如何優先考慮社區的需求。

“我們不能總是只給老年人發三明治——我覺得很多提供服務的人都認為這樣做就足夠了，”Isabella說，“但是你不應該因為買不起食物就必須接受你不習慣吃的東西。我們應該在每一步都考慮到他們的需求。”

繼續後面→

10 MONTHS



4,786 MEALS



2,331 CARE PACKAGES



1,321 BAGS OF PRODUCE



在新冠疫情期間支持小商家

作者: Milly Chi

萬通工藝禮品貿易公司的老闆 Allen Wong 在為保存自己久久經營35年的老店而奮鬥。當他看到互聯網上網友對他的熱烈支持時，他驚訝不已。

華埠公平發展會 (CCED) 的組織者 Janis Yue 回憶道：“其實是 Allen 首先主動聯繫了我們，告訴我們說：‘我女兒給我看了你們在 Instagram 上發的帖子，有 600 個人點贊——哇，那就是 600 個支持我的人喔！’”

為了支持因新冠疫情而承受損失的商家，CCED 臨時建立了一個的小商家援助隊，每週上門聯繫商家，與店主建立關係，並通過微信、電郵與 Instagram 擴展商家網絡。通過與商家保持聯繫，CCED 得以傳達與金援與租金相關的資源，並與像百昌商場的店舖一樣的社區成員一起並肩組織。

在百昌商場 Allen 的店舖是華埠有歷史性的一家老店。他父親於 1985 年創建萬通工藝禮品貿易公司。在父親逝世後，Allen 繼續向社區成員銷售植物與禮品。

在疫情期間，Allen Wong、富麗童裝禮品店的 Ma 太太、可可公司的 Michael 和其它位於百昌商場的店家都受到了投機房東 Jackson Yang 趁人之危的威脅與騷擾，因此不得不聯合起來一同反抗。Yang 用來欺負他們的手段包括連月斷電，用鎖鏈鎖死廁所門，強迫住戶在居住條件惡劣的樓房裏繼續繳租，最後將驅逐通知貼到他們的門上。

迅速的仕紳化已經令華埠的低收入 BIPOC 社區成員流離失所，令阿公阿婆經營許久的商家受到驅逐——如今，仕紳化的矛頭又指向了百昌商場。Jackson Yang 之所以威嚇這些家庭與他們的生意，就是為了逐出創建並哺育了華埠的勞動階級有色群眾，以給“檔次高”的仕紳化商家騰出空間。Yue 告訴我們：Jackson Yang 以計劃翻修並重新開發此樓為由，迫使住戶簽署逐月續約的租契，令他們商店的未來危在旦夕。他們因此隨時可能受到驅逐而寢食不安——Jackson Yang 殘暴的本性在疫情期間原形畢露。

Allen 對我們表示，這場鬥爭對他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傷害。

“我因為焦慮過度夜裡睡不著覺，”Allen 說，“在任何時候，我覺得他們都有可能會把我店裡所有的東西扔出去，鎖上我的門，讓我無處可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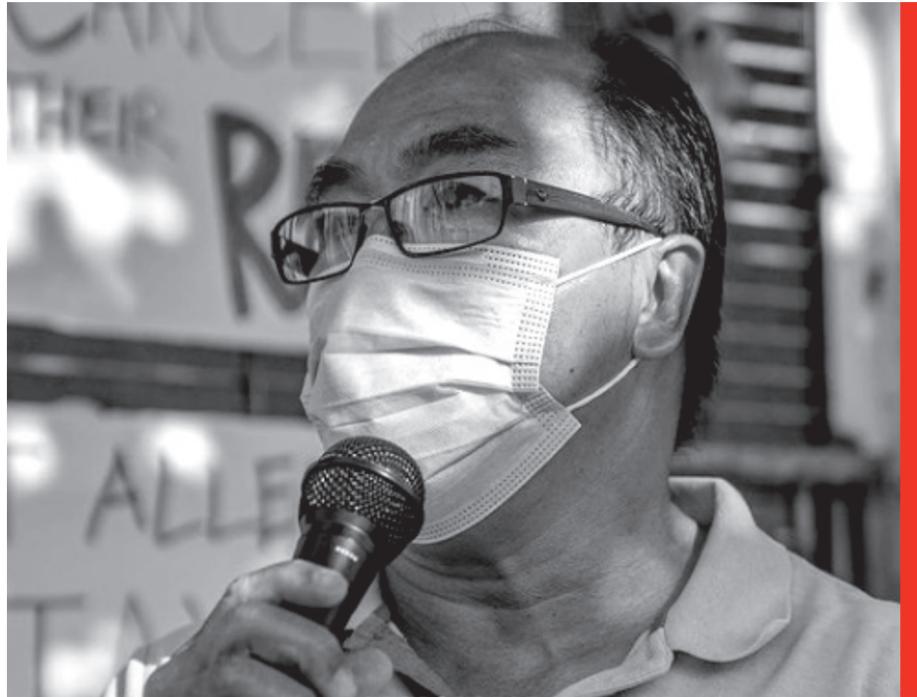
Janis 和 CCED 組織者 Tiffany Lam 與 Sophat Phea 一同跟 Allen 密切工作。隨著鬥爭的繼續，他們絞盡腦汁地想辦法如何支持 Wong。Yue 很想採取一個更激進的公開立場。但由於房東的威脅不斷逼近，萬通工藝禮品公司的長期考慮利害攸關，她也需要更小心地思考如何採取下一步行動。

“這些房東使用的策略十分有效，”Janis 說，“他們孤立每個住戶，從中挑撥離間，直到有一天住戶感到情感與心理的傷害之大，甚至失去了自己能夠留下來奮鬥的信心與希望。”

然而，Yue 也發現這三個友誼長久的百昌商場住戶有著強大的集體力量——Allen Wong, Ma 太太和 Michael Phan 依賴彼此，以統一的陣線聯合發表意見。在九月，CCED 組織了一個新聞發佈會以動員社區提供支持。在這場

衷心感謝我們的社區組織、盟友與小商家：Northern Cafe, Simmer N Sip, Jade Wok, Thien Huong Restaurant, East Garden, New Kamara, Hop Woo LA, Off Their Plate, American China Co., Yue Wa Market, EarthMatterz, Papa Ngo's Masks, East Meets West Parent Education Club, Project PPE Act, Everytable, Auntie Sewing Squad, Forward API, Asian Americans for Housing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volutionario LA, LA United Way, S.T.A.T. (Students Taking Action Together), CCBA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Yi Mei Wholesale, Visor Movement, SCCLA, Dr Bronner, LA County Public Health, Tito's Vodka, LA COVID Volunteers, A3PCON, MAMA-LA

衷心感謝協助烹製熱餐的每一名志願者：Sophia Chang, New Gamboge, Man-Yan Lam, Rachel Allen, Claire Meredith, Willa Lim, Olivia Wu, Janis Yue, Jessie Nicely, Belinda Luck, Sharon Zhu, Kieran de Leon-Horton, Kati Wu, Jintana Williams, Phoebe McMahon, Anisha Hingorani, Jackie Hsiung, Jason Lee, Jasmine Wang, Ivy, Jean Park, Ivy Pan, Debbie Liu, Eri Yamagata, Alannah Campion, Isis Hockenos, Jarret Leong, Lina Law, Anit Liu, and Albie Samreth.



座無虛席的活動中，眾多社區盟友到場支持。加州洛杉磯大學 (UCLA) 的社區成員上台發言，聲討 Jackson Yang 表面上大額捐款卻以強欺弱的假仁假義。這場活動是一個讓住戶們表達他們的訴求的平台。CCED 用來支持百昌商場的互聯網請願書也收到數百人的簽名支持。

在大大小小各個方面，我們的社區都真正地鼎力扶持了華埠的餐館、阿公阿婆的小店與家庭經營的髮廊。我們小小的商家們有著大大的力量！華埠之所以是一個家，是因為有這些包涵安穩、記憶與遺產的神聖空間。當新冠病毒與相關產生的反華情緒令華埠生意低靡，使傳統小商家受到情感與經濟上的衝擊時，社區成員們響應了 CCED 在社交網絡上的“實果挑戰”，與朋友們分享在華埠購買的禮品和餐點，以推廣本地小商家。當合和海鮮燒臘麵家等餐館發出號召，尋求社區支援時，大家解囊捐款並上門光顧。當 CCED 組織社區抗議“商業改善區” (BID) ——華埠仕紳化的一個主要驅動者——所雇用的私家警察時，社區成員紛紛致電洛杉磯市議會的公開聽證會，敦促議員們投票反對 BID 執照續約。

小商家金田豐公司的老闆 Kenny Phu 在華埠經商 30 餘年。他對我們表示，隨著華埠不斷地被仕紳化現象佔領，他為我們街坊的未來感到擔憂。

“除非市政府或市民能成功阻止投資商收購亞裔商場與超市，我相信洛杉磯華埠在近期的未來就會消失，”Kenny 說道。

因 CCED 小商家援助隊不知疲倦，堅持不懈的努力，華埠有機會可以維持它街坊的性格、獨特的店家、別致的商品——最為重要的是，讓商家店主們能夠再一次地蓬勃發展起來。

920 Everett St. 抗爭之地：仍在家園，仍在戰鬥

作者: Bryan Sih

一棟位於唐人街和迴聲公園邊緣的6單元建築，是難民，老年人，工人和學生的家園。這些租戶們組織起來，建立了920 Everett 租戶協會，成為了在反貴族化運動中強而有力的聲音，並揭露了新冠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間洛杉磯住房體系的崩潰。

在經歷一系列為期60天的退出通知後，租戶們發現自己捲入了與VF Developments的Victoria Vu的糾紛矛盾之中。他們是貪婪成性的房東，正在整個洛杉磯地帶大肆購買便宜房地產，同時使用無恥的策略，誘使租戶們放棄自己的權益，搬出住處，為了翻修租給有錢的房客。

然而，住在920 Everett St的租戶們仍然留在自己的家中繼續抗爭，並加強了今年的戰略和行動。和在VF-Developments名下各個產業的租戶結盟，將新租戶帶入組織中，利用強大的團結網絡是目前的總體任務。組織者和租戶們走訪了能夠追查到的VF-Developments名下的建築，並與居住在這些產業裏的租戶進行了交談，提醒了他們要小心VF Developments



慣用的掠奪行為(用現金換鑰匙, 60天清退通知, 刻意混淆視聽的溝通方式, 用非法施工的手段來對無法忍受噪音騷擾和建築損壞的租戶實施消耗戰等), 以使租戶瞭解其權利, 並因此可以受到保護。

最終, 這些租戶都會面討論了與Victoria Vu和VF Developments進行一勞永逸, 徹底抗爭的戰略, 充滿了希望的戰術, 直接行動和訴訟, 都在考慮之中。

南加州大學亞太學生賦權聯盟(SCAPE)也給予了相當大的支持。這個學生團體了解到, 南加州大學的董事會成員之一杰羅姆·芬克(Jerome Fink)是VF Developments背後的財務策劃人。他一邊坐在董事會席位上, 一邊毀滅少數族裔, 低收入人群們居住的社區, 將Chinatown貴族化。SCAPE撰寫了一份請願書, 並得到了1000多個簽名和巨大的社交媒體流量, 以此呼籲杰羅姆·芬克(Jerome Fink)對VF Developments破壞920 Everett的行徑負責。

在洛杉磯和SCAPE的支持下, 新的租戶加入了聯盟, CCED和920 Everett租戶協會在Victoria Vu的住處兩次抗議, 將他們的聲音帶到了她的家門口, 並在鄰居面前羞辱了她。她的鄰居們現在知道她是禿鷹房東了。對於租戶和組織者, 這些時刻是充滿活力與希望的。現場有鼓聲, 頌歌, 演講和感人的證詞, 來自於像Khinn Ung和Edgar這樣的租戶們。

920 Everett租戶協會及其遍佈洛杉磯的盟友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強大。他們重新感受到了團結, 一起邁入新年, 並期待著新的可能, 為那些已經把洛杉磯叫做家園很久了的人們爭取到永久的可負擔住房。

社區團結永不過期：在 Hillside Villa 抗爭土地徵用權

作者: Dominique Ong

今天, Hillside Villa的租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 迫在眉睫的失去家園的風險。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導致許多租戶失業, 工作時間被削減, 並經常因為需要照顧子女或長者而被迫承擔極大的法律與醫療費用。同時, 房東 Tom Botz提高租金, 並威脅要將Hillside Villa供薪家庭驅逐。

“Tom Botz把我們看作鈔票,” Hillside Villa居民Leslie說。“他沒有把我們當人看。”

Hillside Villa的住戶繼續進行抗爭, 以抵制Botz的殘酷行為和市政廳的冷漠。歷史上來說Hillside Villa和城市有三十年的承諾合約, 要保持其可負擔的租金水平。該協議於2020年8月到期, 在此刻, 長期的社區成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Botz的貪婪和罪惡行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真正露出了醜陋的嘴臉。去年6月, Botz在違反州法律的情況下, 在將租金加倍通知到達前後, Hillside Villa Tenants Association都挨家挨戶警示了居民, 告知大家這樣漲租金是違法的行為。他們還張貼了英文, 西班牙文和中文的傳單, 並在院子裡公開示威, 反對非法增加租金的行為。



“這棟建築旨在為社區和像我們這樣的供薪家庭階級提供住房。但現在, 它的首要作用是為一個非常富有的來自Malibu的白人賺更多的錢,” Hillside Villa Tenants Association的一份聲明說到。“城市要採取強有力的行動, 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在CCED和洛杉磯租戶聯盟的支持下, 租戶們成功說服了該市來利用土地徵用權購買這些建築。他們採取的行動包括與市議會成員辦公室的談判和會面, 直接行動和抗議等。這些行動為這一開創性的運動帶來了由媒體關注為基礎的勢頭, 並且廣泛動員了社區。

從歷史上來說, 土地徵用權曾經被當作武器, 用來取代有色人種社區。但是今天, 租戶和組織者正在爭取用它來保護社區。這個國家只有另外一個地區將土地徵用權以此為用。

CCED組織者Annie說: “土地徵用權本身是一項有歷史創傷的政策。這是一個機會, 我們至少可以嘗試將它正確的利用一次, 當作一個榜樣, 這樣就有了在全國複製的機會。”

隨著該市邁出把Hillside Villa變成擁有可負擔行住房的第一步, 租戶和組織者們會追究市政廳對這件事負責到底的責任。當新冠疫情和官僚主義延緩了流程時, 租戶和組織者們向該市施壓, 要求其迅速行動, 並利用過期的CARES Act資金進行購買。

一位Hillside Villa 租戶領袖說: “兩年以來, 我們一直在與Tom Botz鬥爭。即使需要再花兩年時間, 我們也將繼續戰鬥。”

大學站建房訴訟：社區拒絕零經濟適用房的項目

作者: A. Liu 刘路晴

華埠金線火車站對面大學街上，座落著一塊空地。在這裡，極其富有的土地開發商Atlas Capital計畫建設一棟725單位的高級公寓。這棟建築即將造成附近住宅租金快速上漲。在這個725個豪華公寓內，沒有一個單位是經濟适用房。

他們如何把這個項目通過的呢？他們與政客利益輸送，已經花了超過一百二十萬。他們與華埠商業發展區(BID)的決策者坐在一起。BID雇用私人警察騷擾低收入住戶，並且把他們當成眼中釘。他們甚至撕下我們放在這塊空地上的標語牌。社區人員不信任BID或土地開發商，華埠住戶公會與居民相互依賴為了保護社區的未來。住戶公會說，如果沒有經濟适用房，我們一定不會接受這個項目的。

在2019年五月，CCED對Atlas Capital展開法律訴訟因為土地開發商違反洛杉磯城市規劃。在法律的小細節之中，我們敗訴，但是我們再次提出上訴，目的是要拖延建設開發的時間。我們拒絕了Atlas Capital用區區的幾千塊給住戶當誘餌，來放棄他們的權利。華埠決不被出賣。我們始終要求必須是經濟适用房。我們跟貪污政客不一樣，華埠住戶公會絕不出賣住戶的權益。

Katie 王, CCED決策者說：“我們在告訴他們，他們不能直接把這棟巨大的豪華公寓搬進華埠社區。我們正在發表聲明，希望它將樹立先例。”

在2020年十一月，住戶公會一起開會討論為我們的需求而奮戰。與會者表示他們真正需要的是社區能夠作主，需要政府提供負擔得起的房屋和基本服務。在缺乏真正的社區作主的情況下，社區成員打算通過公開遊行示威和創造性的反抗來大聲疾呼，反對不道德的建設。



在眾多想瓜分我們社區利益的開發商之中, Atlas Capital只是其中的一個。我們敏銳地意識到, 我們正與財團和腐敗的機構作鬥爭。

我們敏銳地意識到, 我們正與財團和腐敗的機構作鬥爭。現在有大量財力勾結, 來抹殺我們所知道的華埠, 但我們堅決反對高檔化和消除我們的少數族裔移民住戶。我們將為實現華埠的願景而戰鬥, 每個人都可以有尊嚴地生活。

"取消租金"抗議和CCED

作者: Bryan Sih

在新冠疫情期間, 我們最顯著的呼聲就是“取消租金”。房客在面臨失業的同時, 因欠付租金而負債累累。除了杯水車薪的一張1200美元支票以外, 他們沒有任何輔助可以緩解COVID-19的艱辛。

同時, 醫療費, 基本必需品和服務費的賬單堆積如山。由於大流行導致租戶的收入減少, CCED主張: 租戶應將錢用於食品和藥品, 而不是租金。

CCED去年參加了無數個“取消租金”行動。我們主要的抗議手法是在唐人街, 市政廳, 市長住宅。

以及具有象徵意義的政府大樓周圍舉行車隊抗議。通常, 我們會與我們的盟友並肩遊行——他們包括洛杉磯租戶聯盟(LATU), Ground Game LA, 洛杉磯街頭視察者(Streetwatch LA), 黑人生命珍貴(BLM)社運者和美國亞裔基層組織。

CCED於2020年8月10日主辦了我們自己的“取消租金”車隊示威。華埠租戶和組織者成群結隊地參與此抗議, 從唐人街駕車遊行至洛杉磯市政廳。他們鮮明的標語毋庸置疑地支持CCED“取消租金”的訴求。這場大規模抗議吸引了街對面“黑人團結營(Black Unity Camp)”的注意。“黑人團結營”在

BLM起義之後形成。他們過來加入我們, 一同支持“取消房租”。此外, 許多其它團體發表了講話, 重申了CCED的要求, 並講述了共同鬥爭和振奮彼此的故事, 對還在為能留在自己家裡而鬥爭的租戶們提供了充滿希望的鼓勵。

<https://knock-la.com/chinatown-fights-market-rate-development-dd909d79a73a>
<https://la.curbed.com/2019/5/8/18535838/chinatown-college-station-lawsuit-atlas-capital-cced>



編者: Bryan Sih, Milly 季明芊

設計: Becca Lu

翻譯: King 張景雄, Jo 周業然, Cherrie 成瑜